



郭子祥

■ 许东罡 (河北)

郭子祥有一怪癖,于高兴和沉思时,或遇大事,必将跟随他多年的那盏战国青铜古灯点燃。

郭子祥几乎是彻夜未眠,早早起床,天上的北斗七星还在闪烁,启明星升起之前,他再次划火点燃青铜古灯,他异常兴奋,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第一课,国学《三字经》,早早穿上青色长衫,在小院中漫漫踱步,这是他多年梦寐的理想,他实现了平生的第三个愿望。

小城中,街头巷尾,人们都在议论头条新闻,花甲之年的郭子祥办了一所私塾,专教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,这是中国传统的精髓,古典文化复兴了!有识之士的家长们便把孩子送到郭子祥的《国学私塾》,成为郭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
当郭老先生的教室里传来学生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”的朗朗读书声时,天,蓝的高远……

青年时代,郭子祥就被打成“右派”,接受劳动改造,整天和那些足以同自己

父辈的老右派们一高远扫街、起粪,干又脏又臭的活儿,并被剥夺了站在人群中看墙体大字报的人权,那时他才十九岁,仍然是一个孩子。

但是郭子祥的思想却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境界,一个理想的天国之中:人与人和睦相处,富裕快乐,耕田读书,没有剥削,没有斗争……在以后的岁月中,他写了大量的散文、诗歌和小说作品,夜灯下,郭子祥笔耕不辍,年复一年,他的书稿集了整整两箱;扫街时,他把地上的烟盒捡回来,拆开整平,用背面也要写上数行随笔或心灵的火花,他时常对同自己一起扫街的老人说:“忍着吧!过了这一劫,会好起来的。”

一个周末的下午,郭子祥等几个人受队长的指示分工,到供销社的一个后院清扫垃圾,后院是废品站的一个网点,古铜钱一筐一筐,青铜器和铁器如同小山儿一般,看着这些即将回炉的珍宝,郭子祥的心像被万箭穿心,只留下一个空壳,他机械地

铲着地上的污泥,自问,我还是我吗?瞬时,只觉得历史在这里凝固了。

傍晚,他见四下无人,在古物堆中拿起了一枚青铜古灯,放在小拉车中,用土覆盖,带出了供销社大门。

回到家中,他把古灯擦了又擦,断代是战国青铜,造型奇巧,图案古雅,底座上有小篆:“善为至宝,宜子孙”字样,红斑绿锈黑漆古,他太爱这枚青铜古灯了,以后,他常常添素油,将灯盏点燃。

花开花落,批斗他的人和被批斗的人一个一个相继死去,郭子祥双手合十:“善哉,善哉,阿弥陀佛!”时间飞逝,进入二十世纪末期,有消息传来,郭子祥的儿子从上海话剧院调到北京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,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担任特型演员,扮演邓小平形象,一时间,在小城传为佳话。

郭子祥整理书稿,把多年的积蓄作抵押,出版了他的小说诗文集《野火七星》《禅悦在人间》等。郭子祥把青铜灯添新油点亮,油灯的光

芒永远是心中的航标,他完成了平生的第二个心愿,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,成为一名作家。

郭子祥自幼聪慧,学富五车,三岁就会背诵唐诗《锄禾》绝句,父母都是吃斋念佛之人,从小就教育子祥忠厚传家和做人的道理,子祥牢记于心,五经四书渐渐通读,从幼年时便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。

历史为郭子祥正名之后,他要做的第一件事,请观音禅寺的高僧大德为父母超度,方丈主持身披袈裟,唱打作念,诵经持咒,承蒙佛陀愿力,接引亡灵莲开上品……郭子祥完成了平生的第一个心愿,青铜古灯在书斋中点燃了一天一夜。

郭子祥的学生像他当年一样聪慧,他身着长衫,手拿线装本典籍,像一幅《孔子行教图》。郭子祥笑了,像一朵盛开的莲花。

谁笑到最后,谁笑的才最美!

凤凰台遗址
■尹焕兰 (新疆)

你是左公驻扎哈密 162 天的军中大营

你与同心园湿地公园比邻而居
你和百年粮仓仅一河之隔
走上凤凰台遗址

扬起的沙尘
掩映着练兵场上呐喊的将士身影
依然充斥着抗击侵略者的厮杀声
声声震耳

每一寸土地都易守难攻
每一撮黏土
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

诠释了左公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
厚植于湿地公园的百年左公柳
遗留了左公大军的全息

古老苍劲的树干
生生不息
每一条历经岁月洗礼的柳枝

年年抽芽吐绿
守望相依
形似凤凰展翼的高台

虽千疮百孔
却深深烙印下左公西征的脚印
蓝天白云下
静谧安详

弋海
■明社 (陕西)

相思成帆
时空为海

愿月
搭乘春天将来的风向

任由初心一路引领
等晨曦

和二月相遇在梦醒时分
同床共枕的满足

和
翻来覆去的午夜呓语
仍按

青春沿着燃烧的指尖星灯
将要醉倒

在以往不可忘的回谷
莫炫

青春不经意间穿过指缝
即使双手合十

木鱼人彻夜敲落星辰
又何以阻止

一个人装睡得不醒
青莲剑歌的独特和禅心不染

终会割破云海舞遮
等日月

伏地挺身
立见燕山月似钩
和隔世的缘今生再续

像春天一样归来
■陈怀 (安徽)

从封冻的冰河抽身,从禁锢的树干抽身

像春天一样归来
流水潺潺。故事在季节里发酵

青枝绿叶是一封封
寄向远方的书信,云

是春庭的闲笔,万物复苏
给明媚的阳光久别重逢的拥抱

我陈旧的思想里,有新枝探窗
它给了我春天的信息

我看见一粒种子在破壳
从温润的土壤里,长出花朵
驱散了我心头冬日的阴霾
春风里,聆听蝴蝶物语

母亲的养猪岁月

■ 靳玲 (江苏)

那年我四岁,记得立春有些日子了。那天天很黑,我焦急地等待着母亲。

母亲匆匆回来了。她包裹得很严实,一块红格头巾,从头捂到脸,穿件天蓝色大袍子。就是我们那里女人干活穿的,怕把里面的衣服弄脏,啥布都能做,也有拼凑成的。那时父亲在南方工作,带回几件工作服,被母亲拆了,拼成一件大袍子。母亲说帆布厚实耐穿,天蓝色还好看。

我家盖房时,批了三间房地皮,家里人少,母亲只盖了二间房,东屋住人,堂屋放些粮食和杂什,西屋没盖空着。堂屋装了门,东门通东屋,西门通西屋。

那年年后没几天,西屋空地被母亲隔成二间,里间还盖一间小房,小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,靠墙放两个用旧的大瓦盆。外面堆放柴草,旧物,啥都有。母亲猫腰进了西屋,怀里跑出一头小猪,既黑又亮,两只耳朵竖着,小猪嘴还会拱地呢。

太阳飞飞,月亮蹶蹶,朝来暮去赶走春,赶走夏和秋。冬天时节,小猪长成大猪。肥嘟嘟,胖乎乎,脊背往下凹,耳朵成天耷拉着,在圈里晃荡,不停地哼哼。

母亲还像往常一样,每天忙乎完,必打扫猪圈,把猪粪、垃圾扫一堆,铲筐里,再倒院外粪坑里,来年春天种地用。以前做完这些,母亲就赶紧洗洗涮涮,忙着睡觉。第二天早起,伺候完猪,再照顾我吃喝,然后就是各种忙,脚朝天。这会儿母亲却蹲在猪圈看猪,嘴里念念叨叨地不知说些啥。

我们那里冬天特冷,零下二十几度是常态,水倒院里立马结冰。母亲长时间蹲猪圈不出来,我跑去找母亲。母亲看着老黑,若有所思。老黑在窝里呼呼大睡,母亲给它盖了层草。

进入腊月,村里人张罗着杀猪,准备过年。母亲约了村北的李叔,明天来家杀猪。母亲一大早起来,就着地中央大铁炉,烧了一锅水,水

哗哗地响,雾气满屋冲撞。

母亲忙碌的身影,细溜溜的身段,甩着的辫子。忙停当了,拉我起来,给我穿衣。今天咱家杀猪,一会儿李叔就来了,赶紧起床。

去年腊月,后院张婶家杀猪,给我家端来小半碗肉,可香了,我吃得满嘴流油。母亲说,慢点吃,别噎着。吃完了,我还沉浸在肉香中,满脸的向往。小时候,家里穷,平时能吃饱就不错了,吃点肉,得逢年过节。母亲看着我,满眼疼爱,拍着我的头说,以后会有好多肉吃。

我家的猪被杀了,母亲炖了大半锅肉,里面放了好几样佐料,香飘十里。左邻右舍吃着我家的猪肉,都说我母亲就是会养猪,我家的猪肉比别家的香。那次,我吃了个肚圆眼饱,香味伴我左右,很久,就是现在似乎还能闻到。

那以后,母亲每年都养头猪,腊月,我家都杀一头猪……